

开篇语

“打我有记忆起,妈妈就是个中年妇女的样子。所以我总忘记,妈妈曾经也是个花季少女。”电影《你好,李焕英》热映,我们被电影画面感动的同时,也生出对母亲深深的思念与感恩。无论妈妈是年轻还是早已老去,那个唯愿我们健康快乐的“李焕英”,就是我们心中最美的母亲的样子。国际妇女节到来之际,我们翻出一张张泛黄的旧照片,讲述妈妈的故事,并且穿越到妈妈曾经惊艳的岁月,与年轻时候的妈妈相遇,轻轻地问候一句:你好,我的“李焕英”!

(新快报记者 王娟)

我将怀揣着妈妈的爱
传递给更多人

(讲述者:成田,导演)

我的母亲活到了80岁,她教会我如何爱人,在她临走前的七八年里,我放下了所有工作照顾母亲,就像她当初给予我照顾那样。妈妈不在了,但她的爱还在,我将怀揣着妈妈给予的爱,传递给更多的人。



■成田的母亲。

作者供图

“我种水果就是用来分享的”

母亲5岁时就没有了妈妈,因为家贫,上学至小学五年级就结束学业。这件事,母亲耿耿于怀半个世纪,在年逾五旬时,她重新找到小学六年级的课本,逐字逐字看,后来能用毛笔写下“春”“福”二字。

我年轻时忙于工作,很少接触柴米油盐,也不常着家,独自在家母亲包办一切,使我无后顾之忧。母亲的爱除了给我,也惠及身边的人。村子里有哪位需要帮忙,她总是第一个提供帮助。母亲捡回一堆椅子,修补后放在家门口,让人有地方坐。村里买完菜、送完孩子上学及路过的人,都喜欢坐在我家门口休息聊天。

我家屋后还有一片地,是母亲的菜园。母亲在里面种了应季蔬菜,还种了杨桃、香蕉、木瓜、火龙果、甘蔗等水果。水果成熟时,总有路人顺手采摘,水果往往还没完全熟透就一个不剩。“我种水果本来就想着分享,他们要多少就自己摘去吧。”母亲总是这么跟我说。她生病住院时,仍念叨小菜园,嘱咐我回家浇水。现在杨桃树越发茂盛,夏季时果子挂满枝头,我将它们摘下来送给孤寡老人,让他们也来分享果实。

▶ 问题问答

新快报:如果时间可以穿越,你最想回到哪一段与妈妈相处的时光?

成田:一起回到妈妈成长的乡下,小村庄有个美丽的名字“山海里”。

新快报:如果有机会,你最想对妈妈做一件什么事情?

成田:带妈妈去旅行。

看天气预报也说一声“谢谢”

2013年年底,母亲摔伤髌骨需要做手术,因她年老体衰,患有多种病症,手术有极高风险。医生向我说明了各种风险,我离开病房后放声大哭,心里只希望为母亲承受所有疼痛。进行手术的那天上午,我独自坐在手术室外的长廊中,感到时间完全凝结,直至医生推开门告知手术成功,我才重新感受到自己的呼吸。

此次手术后,母亲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我更费力地抱她上下床。她是个有礼貌的人,总会说:“对不起,找你麻烦。”她在家中吃完早餐,又向我道谢。她还喜欢坐在轮椅上看电视里的天气预报,主持人播报完后会说一句“欢迎下次收看”,母亲回应说:“好,谢谢你。”我被逗得大笑,她也笑。

相信失去的爱会换个方式归来

2014年年初,母亲终究还是离开了。我为母亲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追思会,她的亲戚、好友、邻居,帮助过的人都来了,每个人在回忆起母亲的过去时都感到温馨,笑容满面,而我在随后很长时间都无法抑制泪水。

如今,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7年。我相信,失去的爱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,我将怀揣着妈妈给予的爱,传递给更多的人。

新快报:这些年来,你最想对妈妈说的的一句话是什么?

成田:我永远爱你。

新快报:你理想中妈妈的样子是怎样的?

成田:就像照片中那样坚强乐观。

遇到的困难没变
只是妈妈变得坚韧

(讲述者:陈诺,电影人)

外婆去世的消息是妈妈在电话里告知的,妈妈语气稳定,就连挂电话也很干脆。6年前外公去世,父亲出轨,母亲成天抹泪;6年后,烦心事没有减少,母亲却显得云淡风轻。我知道,妈妈遇到的困难没变,只是妈妈变得坚韧了。



■妈妈在温暖的地方看大象。

作者供图

小时候,妈妈是反派

在我小时候写的日记里,母亲是反派角色。我觉得她神经质、孩子气,只因“晚餐吃什么”就和父亲吵架;她要我把作业写成她喜欢的格式,又不得不按规范叫我修改;她喜欢买包买鞋,有一抽屉古老的红色毛呢饰品盒,她定义这是“女孩必须有的家当”,等我出嫁的时候会全数送给我。可我一点都不在乎,“爱慕虚荣呗。”我总是这样评价她。

除夕夜,父亲离开了

某一年的除夕,母亲过了正午才醒,催促我换新衣贴对联后就进了厨房。她在厨房待了一下午,我没听见锅勺翻炒的声音,只记得哗哗不停的水声。

父亲在晚餐时间才回家,扒了几口饭后就要离开。我们都知道“加班”只是父亲的借口,但谁也没有过多地问。母亲满脸涨红,用力咬着嘴唇,她把头压得很低,喉咙鼓起来。我猜她想说什么,但她一声不吭,只是掉眼泪。

除夕夜,客厅空空荡荡,时钟不停地走,提示我们:家庭正在逝去。

“卖掉我的首饰租房吧”

后来,我考上大学,母亲选择离

婚。她一个人背着包走了。母亲不高,塞满的背包似乎比她庞大,她弯腰弓背,从云南走到贵州,从陕西走到河南。我们很少通话,她常一次传来数十张照片,不是手指遮住了镜头,就是陌生人严重入框。

再见面时,父亲为还银行欠款而擅自卖掉了房子,母亲成了无家可归的人。她刚结束在新加坡精神疗养院里的劳务工作,我去机场接她,她还穿着大象阔裤和洗成米黄色的白短袖,离家3年,她还拿着那个大包。

除了简单的衣物,她没有从房子里带走更多东西,所有的品牌包鞋都被放在衣柜里,红盒子里的首饰都被统一丢进棉袋子。“卖了(首饰)租房吧,你放回来总不能没地儿住吧。”她说。

喜欢夏天的炽热和希望

为了照顾外婆,母亲提前退休,每次与母亲视频通话时,我都能看到她白头发一点点增多,脸庞的轮廓一点点削弱。生活没有因为几次挫折就对她公平,而她却把所有的疲惫和痛苦照单全收。我几乎没再看到过母亲生气,就算面对再严重的事,她也很平静。

广州仿佛四季如夏,但母亲喜欢夏天,她说炽热和汗水充满希望;我也喜欢夏天,就像喜欢坚韧的母亲。

▶ 问题问答

新快报:如果可以穿越,你最想回到哪一段与妈妈相处的时光?

陈诺:过去的总有缺憾,我比较想去未来,等我有了稳定的工作,我想让妈妈随时来我的工作地长住。

新快报:如果有机会,你最想对妈妈做一件什么事情?

陈诺:带她回新加坡,陪她重新过

一次她曾经独自度过的生活。

新快报:这些年来,你最想对妈妈说的的一句话是什么?

陈诺:你吃胖点比较好看。

新快报:你理想中妈妈的样子是怎样的?

陈诺:我记得的她的每一种模样。